



长沙鱼戏映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编剧创作室，编剧们在逗猫。他们承担着短剧最开始的地方，一部戏生产的第一步。一个成熟的编剧，可以3天完成一个剧本。



灯光师在竖屏监视器下观看现场拍摄画面。



因下雨，摄影师在车里更换镜头。一旁导演坐在车里准备下一场戏。



一场戏过，女主在助理搀扶下从泥地里走出。毕业于专业院校表演系的她，从北京飞到长沙来接的这部剧。

追剧

是梦工厂还是流水线？记者蹲点片场，见证短剧的诞生

文/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汝兮 图/长沙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黄启晴

清晨7时，望城乌山脚下的一处村舍里，支起了3米高的影视灯。顿时，屋内亮如正午。月亮坐在由厨房改造成的化妆间里，化着农妇的妆容。“古装戏就得提前两个小时，今天这个妆简单，能多睡会儿。”她说。7时半开工，对她而言已是“起得很晚”。

这是短剧行业里最寻常的一个早晨。

一天上线百余部，3天拍完一部戏。2025年长沙市微短剧年产值已突破60亿元，“2025年中国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榜十强城市”显示，长沙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排名全国城市第十。这个以“秒”为单位争夺注意力的行业，在2026年仍在猛踩油门。

这里，流传着一夜爆红和财富自由的故事。当资本与流量驱动着行业向前突进，也带来了拍摄强度过大、剧情重复度高等诸多质疑。狂飙中的短剧，究竟是普通人变明星的“梦工厂”，还是一条套路化的高强度“流水线”？近半个月来，我们连续蹲点短剧片场，试图寻找答案。



在鱼戏映画，导演演员编剧们在一起进行围读。这沿袭了影视戏剧制作传统。

12小时是“标配”，5小时睡眠是“奢侈”

对于退休后才开始演短剧的月亮而言，这份工作“新的热爱”。但热爱的背面，是体力的极限消耗。在一场冲突戏的间隙，她声音嘶哑：“必须喝水了。这一场需要拍5遍，至少。”月亮告诉记者，“一天拍摄十几个小时是常态。甚至有连续轴转40个小时的。”

被大家唤作“场哥”的场务，在现场奔忙的间隙说道，他曾经经历过从早上7时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时。而在当前这个剧组，情况似乎“好些”：“最晚也就到（凌晨）1点。”

男主角的疲惫藏在更细微处。“从化妆到拍摄结束，回到酒店要洗漱，还要捋一下明天的拍摄内容。能睡5个小时，就是很充足的睡眠了。”他苦笑说，一个月能拍3部短剧，对他而言就已经算工作排得很满，“再多身体就吃不消了。”

低门槛的“入场券”，高强度的“流水线”

“我觉得短剧给了很多人机会，门槛降低了，没有专业背景的人，也可以来做这一行。”制片人竹子这样描述行业的吸引力。这个判断在片场得到了很多印证。“场哥”一周只有三天在剧组干活，另一半时间，他的身份是网约车司机。“公司固定每周拍三天，把时间腾出来，剩下时间去干别的就可以了。”他这样描述自己的“灵活就业”。被问及是否想从幕后走到台前，他笑着连说了3个“不想”：“因为要演技，我没有。”

来自内蒙古的配角演员大壮入行前“啥也干了”，自嘲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干不好”，来到长沙后“遇到一些机会”，从而走进了短剧片场。他坦言，当演员的驱动力是“生活所迫”。

导演 Mikey 透露，短剧演员中科班出身与非科班的大约“一半一半”：“院校毕业的年轻演员比较多，老演员的话，其实大多数是非科班的，就是在剧组摸爬滚打积累经验。”在这个高效运转的系统中，人际关系也被简化——演员叫角色名，场记叫“场哥”，道具叫“道具”，摄影师叫“A机”“B机”。彼此的沟通高效简便，因为在片场，相逢只有3天，3天里只认结果。

高强度付出带来的，并非普遍的高收入

片场里，体面和舒适也是奢侈品。农村的戏往往就在简陋的村居拍摄，拍到半夜，大家常常是不顾形象地“席地而睡”。短剧中，“扇巴掌”“下跪”更是常见的桥段，这对50多岁的月亮而言，也成了家常便饭。

有一次，月亮曾因对手演员失误而真的被扇到巴掌。“那一刻，眼泪哗哗直流。我都50多岁了，跪在地上被人这么扇巴掌，你知道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。”回忆起那个瞬间，月亮眼眶又湿润了。

然而，高强度付出带来的，并非普遍的高收入。记者了解到，在长沙活跃的大量短剧从业者中，除了少数身处金字塔尖的演员，多数人的收入远非想象中丰厚。一位能担任主角的演员，日薪大约在1000到2000元，而更多的配角或特约演员，日薪只有几百元。用超长工时换取的这份报酬，对许多人而言，更像是一份支撑生活的“辛苦钱”。

成本以“天”为单位叠加，一天之内拍多少场戏，是成本把控的关键，也是短剧商业逻辑得以成立的核心。

“在短剧片场里，一人承担多个岗位，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。”制片人竹子说，“大制作的连续剧，制片可能会分为很多种。比如说外联、演员统筹等等。我们短剧组我跟执行制片两个人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做了。为了节省成本，有的导演甚至会说，那我就不执行导演了，我自己上。”



↑因为下雨，山上湿滑泥泞，灯光师举着灯光在进行布置。



扫码看辣视频 蹲点短剧片场

←因为需要配合剪辑，每一场戏都需要拍5场分镜，在这场喝酒的戏里，演员大壮（右一）喝矿泉水喝到打饱嗝。



这部年代短剧选择在望城一家农家乐里面拍摄，这个农家乐以前接待游客，现在已经专门改造成短剧的摄影棚。

观众指尖投票，倒逼的全员“进化”

市场的压力不仅来自成本，更来自观众的指尖投票。“做短剧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观众的审美也在提高。”导演 Mikey 清晰地感受到变化，“我们早期3天拍100集，5天拍两部。现在观众也在追求‘精品化’短剧。观众会看你这个画面好不好看，光打得好不好，滤镜怎么样，情绪渲染得好不好？”

竹子对此有同感：“大家不把观众当‘傻子’了。一开始短剧最受欢迎题材是‘霸总剧’。现在，可能男主角还是一个霸总，但又不能完全不是霸总。可能，他虽然有钱，但没有‘霸

总剧’了，霸总也升级了。”

这种“升级”对制作端形成了巨大考验。拍得越来越好，会不会意味着成本越来越高？竹子说，她和团队必须在有限的成本与提升的质量之间走钢丝，“我们怎么在这个成本内做得更好呢？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。”演员们同样在高频次的实践中，快速提升自己。演员大壮在回看自己一个半月前的作品时，会感到“嫌弃”。但他说，这种“嫌弃”恰恰是进步的动力：“大家都在进步，一个半月以后的我肯定也比现在优秀一些吧。”

磨合中成长，拉扯中寻找出路

“你选择做这一行，就选择了这一行中那些别人难以承受的事情。”竹子不回避行业中超高强度劳动的问题，但她看到了变化正在发生。“有的演员拍过16个小时，可能会提出要片方支付超时费。片方肯定会考虑这个费用我们要不要出，怎么在更短的时间内去拍好这部片子？”竹子认为，短剧行业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。

拍摄的第三日，是“杀青日”。随着一声“杀青”响起，所有疲惫的面孔终于松弛。每一张笑脸背后，都是一段告一段落的故事。然而，循环很快又将开始。

一天后，竹子又将重启新的循环：选角、勘景、围读。无数个这样的循环，构成了短剧片场的现实——这里是用体力和时间兑换机会与生计的“梦工厂”，也是为填满无数小屏幕而高强度运转的“流水线”。

在承受与改变之间，市场以最残酷的方式，倒逼每一个身处其中的“进化”。无法进化，便被淘汰。而长沙，正为这个年轻的行业厚植起发展沃土。这座跻身中国微短剧产业综合实力榜十强的城市，让短剧行业在反复拉扯的成长中拥有了更坚实的发展支撑。

属于长沙的短剧新故事，也永远会在下一个高潮中，继续上演。



演员月亮在补妆。退休之后，以前就喜欢表演的月亮投入短剧行业。



上一场还在说说笑笑，马上就迎来了嚎啕大哭。哭戏是月亮认为入行最难，现在她说可以随心所欲地哭。



为了应对接下来跪在石头上的戏，月亮套上早就准备好的护膝。



经过3天紧张的拍摄，这部30集的短剧正式杀青。